



關懷退伍袍澤



吳其樑終身奉獻



文／鍾祖豪

中華民國退伍軍人協會在理事長吳其樑將軍領導下，長年對現役、退伍軍人袍澤及其眷屬關懷備至，常至各地單身榮民、退員宿舍、孤兒院等關懷及慰問，積極推動關懷服務與社會連結，是榮民服務照顧工作的重要夥伴。

吳其樑將軍在中華民國退伍軍人協會理事長任內，關懷照顧國軍遺族及榮民（眷）不遺餘力。

（圖／鍾祖豪）

曾任輔導會秘書長及副主委
吳將軍曾任輔導會秘書長、副主任委員，與輔導會淵源很深，對服務照顧國軍遺族及榮民、榮眷，一直不遺餘力，深獲肯定。

七月八日，該會舉辦「創會三十八周年、紀念抗戰八十九周年暨慰問國軍遺族（眷）活動」，由理事長吳其樑主持，他致詞時特別對為國家犧牲奉獻的先烈們表示崇高敬意。臺北市榮服處處長黃信仁、新北市榮服處處長陳立中率榮眷代表、服務團隊及榮欣志工出席活動，並陪同參加遺族、遺眷表揚敬禮儀式，與退伍袍澤及眷屬互動交流。

吳其樑將軍任期屆滿，卸任理事長重任，交棒給新任理事長劉艾迪。吳將軍回顧任期內對退伍軍人、榮眷的關懷，覺得非常欣慰，也堅信協會在新任理事長接手後，將一棒接一棒，繼續關懷現役、退伍軍人袍澤及國軍遺族、遺孤。

首位美濃出身的客家籍將軍

吳其樑是第一位美濃出身的客家籍將軍，鄉親引為傳奇與勵志的典範。他就讀美濃國小期間，孫立人將軍一手訓練的「第四軍官訓練班」學員借宿校舍，紀律嚴明，讓他印象深刻，對軍人事業有了憧憬。這些學員多具高中以上學歷，一段時間相處下來已漸熟識，有位學員大哥建議他以後可考慮報考軍校，報效國家。這在吳其樑心中埋下了一顆種子，高中畢業後，雖同時錄取大學與軍校，幾經考量後，他選擇就讀陸軍官校。陸官三十三期畢業後，吳其樑在金門服役，出任砲兵觀測官，之後在軍中歷任要職，晉升中將，最後擔任軍管區副司令。結束軍職生涯後，吳將軍轉任輔導會擔任秘書長，再升為副主任委員，任內歷經楊亨雲、李楨林、楊德智及鄧祖琳等四位主任委員，協助歷任主委推動重大政策，之後又轉任會屬事業機構欣桃天然氣公司任董事長。

民國九十五年自公務單位退休後，受到好友邀請，擔任「退役將官社會服務總會」會長，任期屆滿後，又受邀出任「中華民國退伍軍人協會」副理事長，民國一〇七年接任理事長，一〇八年還獲選擔任世界退伍軍人聯合會（世退會）副總會長暨亞太太平洋區常務理事會（亞常會）主席。



吳其樑理事長（前排穿西裝者）主持盛會，特別向為國家犧牲奉獻的先烈們表示崇高敬意，並慰問臺北市榮眷代表。

（圖／臺北市榮服處）

致力維護退伍袍澤福祉尊嚴

吳將軍介紹，退伍軍人當年流血流汗，一生以軍人為榮，貢獻給國家人民，退伍、除役後，仍然捍衛中華民國、關懷國事。民國七十七年七月十九日，由退伍將校袁子濤、蕭而光、董雲奎、甯鴻賓等六十餘人發起成立中華民國退伍軍人協會，宗旨為促進退伍軍人團結情誼、爭取退伍軍人合法權益與共同福祉、維護社會安定、保障國家利益，成立迄今一直受到廣大退伍袍澤之認同與支持。

成功嶺轉機與財經報國

我是山東流亡學生，輾轉到了澎湖，進入第三十九師，成為學生兵。只是誰也沒有想到，這段澎湖歲月之後，人生的轉機，竟會在成功嶺出現。

民國四十三年春，我的單位從澎湖移駐臺中成功嶺，隸屬第二軍，軍長是鄭為元將軍。由於報考軍校的規定長期未鬆綁，單位內又層層設限，最後竟發生集體抗議事件。蔣經國主任得知後，當天就到了成功嶺。他召集主要幹部，把話講得很清楚：「部隊有人考軍校是可喜之事，不必攔阻；若憂慮戰力流失，影響任務執行，那也是國防部應該處理的問題，基層單位不應私自設限。」這一段明快指示，對我們這批山東南下、又在澎湖困頓多年的學生兵而言，真是打通進修之路的關鍵。

因為經國先生處理得當，當年季來臨時，臺中地區開闢了軍校考場。很多和我同一命運的學生兵，最後選擇報名財經學校或三軍官校。我



我是家中獨子，從小就受父親刻意栽培。我念書一向認真。動亂之後，父子竟能在臺灣團聚，這件事對我的觸動尤其深，使我更清楚知道，自己不能辜負這段得來不易的人生。因此，我把那份情感轉化成孜孜以求的動力。

（圖／狄家聲）

一個抗戰老兵的沉痛感慨

在我的一生中，最悲痛的時段，就是少年、青年時代，也是我幾乎難以活命的時代。

我的老家原在廣西桂林，因祖代宦，落籍江西省南昌。父親經商，生活富裕，但民國二十六年七月七日，盧溝橋戰事爆發，日軍大舉侵華，政府宣告全面對日抗戰。

民國二十七年十月三十一日，蔣委員長來江西南昌，日軍情報獲知，出動大批飛機，輪番轟炸南昌。重砲炸彈投下，威力驚人！父親為防盜賊乘機偷竊，在家看店；母親帶著我和妹妹，躲在鄰居防空洞內，炸彈如雨般落下，如雷震耳，防空洞內陣陣搖晃，人倒地互壓，連氣都透不過來，真是人間地獄。直到黃昏，才聽到解除警報。走出防空洞，只見一片廢墟，地上躺著殘缺屍體，令人震驚憤怒！回到家時，房屋倒塌，瓦礫冒著濃煙，父親人影不見，媽媽哭得死去活來。我和妹妹也嚇得躺在地上。經救難人員清理災場，父親竟從瓦礫中被挖掘出來，劫後餘生，真是萬幸。但有許多街坊鄰居卻難逃一劫，喪命於日軍無情的空襲，誰能想到，昨夜一堂共歡笑，今朝生死各陰陽，令人無限感傷！



抗戰老兵唐烈焰（左圖）年輕時，曾加入青年軍二〇五師，任戰砲隊長（右圖）。（圖／唐烈焰）

民國二十八年二月的一個深夜，春寒料峭，入侵的鐵蹄進犯南昌，警察挨家挨戶叩門呼喊：「鬼子

認出我來。我喊了一聲「爸！」他愣了一下，反問：「你是誰啊？」我答道：「我是家聲啊！」話一出口，父子當街相擁而泣，旁人見了也都為之動容。對我而言，那不只是一次失散親情的重逢，更像是人生在顛沛之後，忽然又把原先斷掉的線接了回來。那一刻我深深明白，自己雖然一路被時局推著走，卻終究沒有在顛簸中失去本心。

我是家中獨子，從小就受父親刻意栽培。我念書一向認真。動亂之後，父子竟能在臺灣團聚，這件事對我的觸動尤其深，使我更清楚知道，自己不能辜負這段得來不易的人生。因此，我把那份情感轉化成孜孜以求的動力。

回首前塵，我是在亂世中一路被推著南來的人；但我總算沒有辜負扶持過我的人，也沒有辜負各級長官對財經學校第一期畢業生的期許。

【作者速寫】狄家聲將軍，財經學校第一期（四十五年班）畢業，陸軍指揮學院六十二年班、戰爭學院六十八年班；歷任六軍團經理補給庫庫長、八軍團首任經理補給庫長、陸軍經理署特業組組長、國防管理學院教育長。

生活安定，認真求學。民國三十三年，日軍加強兵力，攻打陪都重慶，政府號召「一寸山河一寸血，十萬青年十萬軍」，鼓舞了滿腔沸騰熱血的我，為了國恨家仇，毅然棄學從戎，加入青年軍二〇五師，投入了江、浙交界的戰場，與日寇決一死戰；並將「忠清」原名，更易為「烈焰」，表示復仇之火熾烈燃燒。

如今雖已時過境遷，年已近百的我，卻仍耳聰目明，思路清晰，但抗戰時同胞屍骨遍地的慘狀仍猶在目，哀鳴泣血之聲亦猶在耳，悲憤慘酷似昨日，真是不堪回首話當年！

【作者速寫】唐烈焰，第四軍官班砲科畢業，曾任上尉指導員、空軍子弟小學教師，民國八十二年退休。

徵文快訊

《榮光雙周刊》加強徵稿，包括：榮民艱難困苦來臺、融入臺灣社會的往事；昔日軍中及眷村的生活、戰史、榮民子弟對祖父母、父母及家庭的記憶、及眷村退除役官兵服役期間與長官、同袍相處憶往；退伍後求學、創業的經歷心得。文長請勿超過一千兩百字，並請附上軍裝生活照、與同袍的團體照、或求學、創業回憶照等兩張，照片請附說明。投稿請註明姓名、電話、通訊地址和作者簡歷，e-mail至：joy@undgroup.com，或郵寄至新



任何消費疑難 爭議申訴



消費者服務專線1950



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